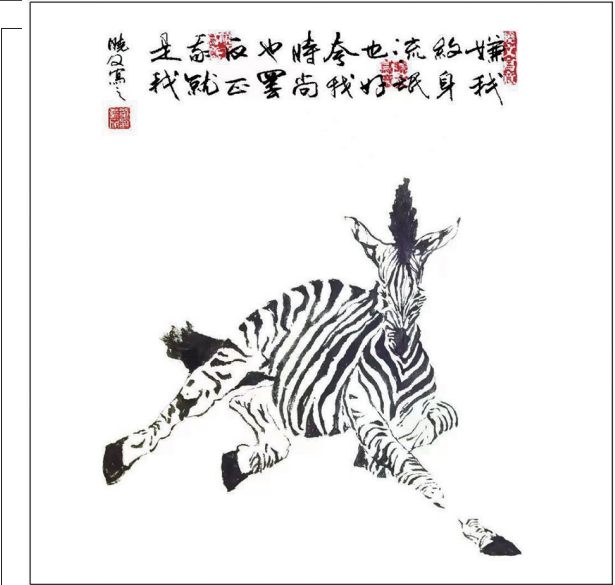




嫌我纹身流氓也好/
夸我时尚也罢/反正我就是我

□奚晓文

开学了，乐陶陶（五句子·七首）

□王海

开学了

开学了，乐陶陶，
早上背起新书包。
小鸟伴我唱起歌，
白云护我微微飘，
一路阳光铺大道。

清洁卫生大扫除，
里里外外环境美，
花草翩翩献妩媚。

上课时

线下上课端端坐，
思想集中不转目。
教师讲课每个字，
入耳入眼入心窝，
铺出人生一条路。

赶先进

人家上进我要赶，
不拖后腿意志坚。
找出原因下功夫，
策马直追不下鞍，
阳光灿烂正当前。

家访情

家访寻到我家里，
双手与妈握一起。
年纪轻轻班主任，
两片红晕似双翅，
飞向师生新天地。

升旗歌

升旗仪式举行时，
师生眼睛都凝视。
从下移至高空望，
阳光洒下金希冀，
国旗飘动十四亿。

大扫除

校园里，笑语飞，
忙这忙那人很累。

南浔之旅

□王耿发

相比以往旅程，去浙江南浔不过是到隔壁邻居串了一趟门而已，实在不值得挂齿。可这次却一反常态，成为引人瞩目之举了，老同事们的羡慕和赞叹，亲朋好友的关注和询问，连老记协会期刊的责编也当成一回新鲜事约了稿。

也许，好动顽劣是属猴的天性。得知开月就允许出本市到全国溜达了，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并毫无顾忌地决定翌日随团启程。坦率地说，心里也有点发怵的，能出城自然是欣喜，传说的路卡和有失待见也必然是附加的忧虑。最后结果出乎意料——顺利抵达，顿时胸膛里捂着的热比当下酷暑还烈。

有人说，魔幻般的病毒，使好端端的上海硬是直挺挺地丢了一个美好的季节——人们期待和享受的春天。上车启程了，郁积在胸口的闷气刹那吐出，一身轻松和惬意，可脑海里却时不时出现居家三个多月的人前背后的情景。安逸生活久了，往往会揣着明白装糊，甚至福中不知福。一

旦危难忽然来临了，方能惊醒睡梦人，心灵和灵魂重新得以净化和考量，从而才深切感受到党的温暖、政府的关怀和祖国母亲的伟大。经历这场抗疫斗争，我和许多人一样，有了悟彻，特别是颠覆了审美概念。忽然间，色调单一的“大白”和“蓝衣”，远比五彩缤纷的花朵更靓丽更壮美。一个个像企鹅似的显得臃肿不堪的身影，一张一张被防护罩挤压而变形的脸庞，却变得那么的帅气那么的俊俏！他们，就是他们，以自己的身躯肉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舍生忘死守护着人们的生命，最终赢得了复工复产和烟火气的回归。

从“足不出户”到今天可以向外出行，真来之不易呀！前往南浔，对我来说看似随意而为其实是随心所致的。在那里有我爱人的姑姑和一帮孩子们，所以我20多岁就去过，之后的若干年更是频繁，除了婚丧喜事外，还时常邀宅上的老弟兄和老同学隔三差五去悠闲几天。不过，南浔毕竟离上海很近，只有一百多公里，按常

规旅游来说是不过瘾的，仅比老年团伙白相“农家乐”略胜一筹，但在当下还能去逛逛也是乐此不疲的。

车至高速，有着放飞的感觉。入境有检查站，但很人性化，只认真看了一下上海核酸检测报告就挥手致意放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下榻的主楼24层高的南浔华美达酒店。毕竟三年多没来光顾了，需要有个初步了解。先去个电话，向亲戚打听一番，随后采访了而立之年的酒店经理杨孝国。他告诉我，由于口罩因素，酒店业绩明显滑落，近几天有所回升，光你们上海就接待了好几批。从一个多小时的闲扯中，得知了他的经营理念：良木而栖。只要有完善的设施，有良好的环境，再加上竭诚的服务，就不愁飞不来金凤凰。接着他还如数家珍地介绍了近几年的南浔发展变化。

记得，南浔有新老区之分，作为上海大都市的人，对新区开发建设除了想投资项目的人之外，多半人是兴趣不高的。尤其是像

老家的那个热

□高明昌

自，影响运输，犯错误，捉进去。

三妹说东高家的阿林，最近做了个水帘洞。我就是要去看个究竟，想能不能仿造一个给老母亲纳凉。到了阿林家场地上，看见的却是一把大阳伞，像小时候柴垛那般大。大伞下放着一张木质躺椅，边上有木雕茶几，茶壶咕嘟咕嘟地响着，排场很大。阿林见我来了，知是看其“杰作”，随手按了一下水龙头，滋滋的声音过后，伞顶垂下无数的水线，清澈、均匀。水流到地面，向四周散去，暗黑了地面，眼睛看了眼睛凉。阿林说天一黑，人躺在躺椅上，人让雨点包围，人就少了火气。我觉得有点夸张，坐上了躺椅，闭眼五分钟，发现周围的热浪是减退了不少。我想赞赏这样的创意，但我认为水资源浪费严重，不值当，也就闭嘴不语了。阿林看出我心思。别呀，他说，这水全都流到了蔬菜地的。开水龙头等于抗旱，人凉了，地湿了。阿林很自信，他说他们家蔬菜全都长得特别好，全靠这个水帘洞的水。他不说许多人人家大阳伞舍不得买，也不说水的金贵与宝贝。

其实，这天气里心烦意躁不光光是人。周日下午六点，我带孙女去往浦星路上走走。孙女指着正在远处喷着水的地方说，爷爷，那个是什么呀？我一看，那是一根又长又粗的水管。水管架在做成三角架的木头上，像一架火炮，昂

遥望向日葵

□詹超音

吃，全埋于此。我常翻地，却未曾刨出过一根鱼骨头，说明那些入土的鱼全已化成了泥。这样的地怎能不肥？我种的茄子、番茄因此都长成了一株株小树。秆长不宜，挂果即倒，这是土壤过肥造成的。

上海农村少见向日葵。我小时候偶有所见，现在看不到了。听说向日葵要成片种，三两棵等于喂鸟。

我们这类无聊闲客，游兴自然在古镇。从地图上看，南浔古镇位置很独特，处于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腹地，距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各约100公里。

倘若去追溯，南浔古镇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建镇于南宋淳祐年间(1252)，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据我所知，让南浔人值得骄傲是，1851年，南浔“辑里丝”在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脱颖而出，一举夺得金银两项大奖。在我印象中最有看点的是中西合璧的一座座修缮完好的豪门名宅、私家园林，加上历史上的一些朝官、名流和富贾留下的珍贵史料。其中被孙中山先生称为“中华第一奇人”的张静江的故居就坐落在这里。

闻之我去了南浔，从招商引资部门退休的张老弟当天就发了信息，提醒我别忘了再去浏览一番小莲庄。小莲庄确实是南浔的品牌。竟有不到小莲庄就等于没到南浔一说。据史料记载，小莲庄位于南浔镇西南万古镇西，为晚清俗称“四象”之首富刘镛所筑的私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占地27亩，因为慕元末湖州籍大书画家赵孟頫所建莲花庄之名，故称之为小莲庄。据景

起头，汨汨地抛出一注又一注的水来。白花花地冲进河里，涟漪缓缓荡开。我知道，这样做法可以产生氧气。品国堂弟过来了，我问为什么给河里注水？他说河里的鱼要烫死了，给鱼儿们冲冲凉，降降温。我问水不是也烫的吗？他说抽的是井水。他的做法是：每天把井水抽光，既洗了井，又凉了鱼。我向他伸出了大拇指，想法好，办法好，效果好。心里却想：到年底，我又能吃到一条十来斤的乌青鱼，品国每年都送我鱼吃的，我估计今年不会落空了。

二妹抱怨今年的缸豆、刀豆、扁豆白种了，全让阳光晒焦了叶面，每天浇水也没有用。但她说今年的冬瓜长得长，长得粗。我说冬瓜生来耐热。二妹说这个是肯定的，但也不全是冬瓜的功劳。晚饭前，二妹喊我一起去菜地摘冬瓜，再扛回冬瓜。我去了，看见冬瓜的土地上有个棚，两公尺宽，十公尺长，棚离地面有二尺高。整个棚就像是一条矮矮的走廊，上面全部遮着纱眼黑布。不用多想，就知道冬瓜之所以长大的原因了，也知道为何吃到冬瓜的道理了。问二妹，那缸豆不是有棚吗？二妹说，缸豆喜欢长在棚的外面，叶蔓圈进去会自己爬出来，没有办法。假使在棚的外面再搭一个棚，比买缸豆吃都贵几分。我家二妹会过日子，即使最热的天，也不发狠跟老天作对。种田地，感恩天地，真心真意。天气今年犯傻，也是能用蒲扇的绝不开电扇，能开电扇的绝不开空调，他们能熬则熬，习惯了，心态好。

前几年同学带我去银川游玩，在镇北堡影视基地看到了大片向日葵。这东西稀奇就稀奇在大脸盘子全朝阳，无一偏视它处。只有这种植物会转脖子，无轴无椎它是怎么转动的？

刘亮程和李娟的文字没离开过阿勒泰，他俩常提向日葵，好像阿勒泰那里的人特别爱种向日葵。是不是向日葵有灵气，人身上积聚多了，会激发创作潜力？不管是不是，向日葵种定了。等我的向日葵昂首了，体会体会“向日葵效应”是否真的存在。

观介绍，真是美不胜收。被那些文人墨客称之为：气派、幽深、秀美和别致。园中有古木扶疏，藤萝蔓延、小桥流水，拳石玲珑等。可不知怎么的，也许我愚钝，脚踏青石板路上，东张西望，偶尔驻足凝望也陡增不了灵感，总觉得跟其他古道旧宅是浑然一体的，没有什么奇特和跌破眼镜之处，故所以每每到此溜一圈就完事了。

看来，疫情对南浔古镇冲击还是很明显的，尽管月上旬门票全免，街头巷尾游客稀少，那些庭院景点，更是无人问津。我们所去的一批人，更是大为失望。好多人把南浔古镇，当作为上海七宝、罗店、召稼楼、朱家角，遍地是农副产品、特色糕点、传统小吃等等，准备大包小包卷回上海。谁知，古镇里面店铺很少，商品也没有多大特色，多的是名人故居的参观，历史传统的教育以及古建筑风格的欣赏。

N次造访南浔古镇的我，至今才隐约感受到，它的魅力不聚焦在摇钱树和聚宝盆上，而是以其淳朴的原真性、自然的民风习俗和生活气息，来吸引游客，赢得世人赞誉。